

新國語

譯
文
下

王澤鈞
編著



华东师范

新國語

譯文

下

王澤鈞
編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国语. 译文部: 高级版: 全 2 册/王泽钊编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5675 - 3818 - 4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外国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6502 号

新国语:译文部(高级版)(全 2 册)

编 著 王泽钊
项目编辑 刘效礼
组稿编辑 章 悬
特约审读 高淑贤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封面设计 王泽钊
版式设计 崔 楚
封面题字 王泽钊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32
字 数 38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3818 - 4/I · 1414
定 价 52.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辑 四



小

说

西班牙的婚礼

〔法〕梅里美

在昂迪雅尔市郊的一座美丽的小农庄里，正在进行着隆重的结婚典礼。来宾们向新郎、新娘祝贺以后，就来到住宅门前那一张张摆满美味佳肴的桌前坐下。餐桌设在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下，院内的茉莉花和柑树上开满的白花，混合着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肺的浓郁的清香。餐桌上那丰盛的菜肴，交错的杯盏，几乎要把桌子压弯了。

这时，从树丛中突然出现一位骑马持枪的男人，他径直朝住宅方向而来。来人敏捷地跳下马，向桌前的客人们举手行礼，然后把马牵进了马棚。其实来客早已到齐，但在西班牙有个风俗，所有过路的人来参加庆典，都要受到热情接待的，更何况此人衣着不凡，好像是个重要人物。新郎急忙起身，热情地迎上去，邀请来人赴宴。

满棚的宾客交头接耳，互相低声询问着这位陌生人的来历。此时，坐在新娘旁边的昂迪雅尔农庄的公证人，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如同死人一般。他想站起来，但双膝打弯，两腿也无力地支撑着。这时，一位长期被怀疑从事走私活动的来客，走近新娘悄声说：

“他叫诺斯·马里亚，大概是来这儿闹事的，他跟公证人有仇！”

他要干什么呢？让公证人跑走吗？不可能了。诺斯·马里亚会很快发现他的。叫人逮捕他吗？他的同伙肯定就在附近，况且

他身上带着匕首，腰里插着手枪。新娘想到这里问道：

“公证人先生怎么得罪过他呢？”

“唉！没有，根本没得罪过他。”

旁边一位客人低声说：“两个月前，公证人曾对他的佃农说过，如果有朝一日诺斯·马里亚来向他要酒喝，他要往酒里放一大块砒霜。”

当新郎陪着陌生人来到餐桌前时，人们还都敬候着。

这位陌生来客正是诺斯·马里亚。他先用恶狠狠的目光朝公证人扫了一眼，公证人立刻吓得浑身瑟瑟发抖，如同得了疟疾。然后他径直朝新娘走去，非常文雅地向新娘行了个礼，并要求新娘在婚礼上能和他跳舞。新娘非但没有拒绝，而且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悦的表情。诺斯·马里亚拿起一个软木板凳，毫不客气地坐在新娘与公证人的中间。这时，公证人紧张得几乎都要晕倒了。

酒宴开始之后，诺斯·马里亚一直警惕地注视着他的邻座。当来客们品尝着美味的陈年美酒时，新娘端起一杯斟满“蒙地拉”（一种西班牙名酒）的酒杯，先凑到自己的唇边呷了一下，然后举到诺斯·马里亚面前。这是酒宴上人们对自己所尊敬的人的一种礼节，被称为“特殊关照”，遗憾的是这种风俗早已在西班牙的上流社会消失了。这里也不例外，一切民族习惯均被废弃了。所以，新娘此时的这一举动，倒显得有些过分殷勤。

诺斯·马里亚非常感激地接过酒杯，连连向新娘致谢。

而新娘却战战兢兢、腼腆地凑到诺斯·马里亚的耳边说：“请您看在我的面上，饶恕了他吧！”

“不行！”诺斯·马里亚嚷道。

“我求您忘记过去的事吧！您到此地来，可能是不怀好意的，但为了我的爱，也为我的婚礼不致出丑，请您答应我，饶了您的敌人吧！”

“公证人!”诺斯·马利亚转身向浑身哆嗦成一团的公证人说，“你应该感谢夫人，要不是她的话，我早就把你杀了。”

诺斯·马利亚说完，斟满了一杯酒，端到公证人的面前，脸上带着嘲讽的微笑继续说道：“来！公证人，为我的健康干杯！这酒不坏，不会是毒酒。”

此时，可怜的公证人如同吞咽下一把钢针。

“来吧，孩子们！”诺斯随即嚷道，“跳起舞来吧！新娘万岁！”

诺斯边嚷边敏捷地站起身，跑去寻来了吉他，即兴演奏了一曲，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贺。

晚宴即将结束，诺斯还继续跳着，他是那样地热情奔放，以致使一些妇人一想到像这样一个迷人的小伙子不知哪一天就会被送上绞刑架时，不禁眼里涌满了怜悯的泪水。他跳着、唱着，并且满足了所有人的要求。午夜时分，一个十二岁左右、衣衫褴褛得几乎全身裸露的小姑娘，急匆匆地朝诺斯·马利亚走来。她急促地跟他说了几句吉普赛黑话之后，诺斯的脸上现出了惊慌的神色，他立即朝马棚跑去。不一会儿，就牵着他那匹剽悍的骏马回来了。他走到新娘跟前，勒住缰绳说：“我以我的生命向上帝起誓，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您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这是我多年来最幸福的时刻。请您赏光，接受一个想把一座宝矿都献给您的、一个可怜的魔鬼送给您的小小礼物吧。”说着，他把一只漂亮的戒指捧到新娘面前。

“诺斯·马利亚！”新娘感激地嚷道，“只要我这里还有一块面包，那一半就属于你！”

诺斯同所有的客人握手告别，包括公证人在内，然后飞身上马，转眼之间就消失了。这时，只有公证人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

半个小时之后，一队保安士兵来到这里，但没有一个人说看到过他们要搜寻的人。

冀 侠 译

【作者作品】

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法国作家。生于自由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为画家。曾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却对文学发生了兴趣。毕业后在商业部任职,同时开始文学创作。曾任历史文物总督察官。1844年当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士。1853年任参议院议员。

1825年发表的《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完全抛弃传统的古典主义戏剧法则,首开浪漫主义戏剧的先河。其小说文笔细腻、结构精巧。他还翻译过普希金等俄国作家的作品。

主要作品:戏剧,《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雅克团》;诗集,《独弦琴集》;中篇小说,《嘉尔曼》(又译《卡门》);长篇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

【编撰管窥】

梅里美这篇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具有文明人所丧失的热情豪爽、自由奔放、剽悍、野性、侠义等美德,这是他回归自然的愿望的再次体现,也是淳朴民风的又一支赞歌。

当一队保安士兵来搜寻诺斯·马利亚时,人们都在为被追捕者打掩护,这已经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正义感和法律意识的说教来评价了。

【换换脑筋】

别出心裁的广告

美国著名小说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

1965)成名之前,生活非常贫困。虽然写了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稿,但出版后无人问津。

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毛姆别出心裁地在各大报刊上登了如下的征婚启事:

“本人喜欢音乐和运动,是个年轻又有教养的百万富翁。希望能与毛姆小说中的主角完全一样的女性结婚。”

几天之后,全伦敦的书店,都再也买不到毛姆的书了。

卷三十二

天网恢恢

〔俄〕列夫·托尔斯泰

在弗拉基米尔城住着一个年青商人，名叫伊万·德米特里奇·阿克肖诺夫。他有两爿铺子，还有一幢自己的房子。

阿克肖诺夫是个一头卷发、风度翩翩的青年，爱开玩笑爱唱歌。年轻时也曾好酒贪杯，喝多了就发起酒疯来。但是结婚以后，他就把酒忌了，只偶尔喝那么一点点。

一年夏天，阿克肖诺夫要到尼日尼赶集去。当他向家人告别的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伊万·德米特里奇，今天别出门吧，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关于你的梦，很不好。”

阿克肖诺夫笑了。他说：“敢情是你怕我在集上喝酒胡闹吧。”

他的妻子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怕什么，我只知道我做了个噩梦，梦见你从城里回来，当你脱了帽子的时候，我瞧见你的头发全白了。”

阿克肖诺夫笑道：“这是一个好兆头呀。看吧，我会把货物全部脱手，给你带些礼物回来的。”

他就这样别过家人，赶着马车走了。

半路上他遇到一个熟悉的商人，他们同住在一个客栈里过夜。他们在一起喝了茶，然后就到相邻的两个房间睡觉去了。

阿克肖诺夫没有睡懒觉的习惯。为了趁天凉好赶路，他天不亮就叫醒车夫起来套车。

然后他就到客栈主人那里（主人住在后面的下房里）付了账，登程继续赶路。

走了四十多俄里路，他停下来喂马了。阿克肖诺夫在客栈的走廊里歇了一忽儿，就走到门厅里命人点起茶炊，然后拿出六弦琴弹了起来。

忽然间，随着“叮叮当当”的铃声，来了一辆三套马车，车上下下来一位长官，后面跟着两名兵丁。他来到阿克肖诺夫跟前，就盘问起他来，问他姓甚名谁，从何处而来。阿克肖诺夫一一作了回答，还招呼那位长官说：“肯赏光喝杯茶吗？”但是那长官还是一个劲地盘问他：“你昨天在哪里过的夜？是单独一人呢，还是跟一位商人做伴的？今天早晨你见了那位商人没有？为什么天没亮你就离了客栈？”

阿克肖诺夫纳闷儿，他为什么尽问这样的问题。但是他还是把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这样盘问我？倒好像我是什么小偷强盗似的。我是出门做买卖的，你用不着这样问个没完呀。”

这时候，这个长官一边招呼士兵，一边说：“我是本县的警官。我所以要盘问你，是因为今天早晨发现，昨晚同你做伴过夜的商人被人抹了脖子啦。我们必须把你的东西搜一搜。”

说罢，他们就进到屋里。士兵们和警官打开阿克肖诺夫的行李搜查起来。忽然间，那警官从他的一个旅行袋里抽出一把短刀来，喝问道：“这短刀是谁的？”

阿克肖诺夫眼见从他的旅行袋里抽出一把血迹斑斑的短刀，顿时吓傻了。

“刀上满是血迹，这是怎么回事？”

阿克肖诺夫想答话，但却张口结舌，说不出半句话来，只喃喃地说：“我不不知道……不不是我的。”

警官说：“今天早晨，人们发现那商人在床上被人割断了喉咙。你是唯一可以这么做的。那房子从里面上了锁，房子里面也没有别人。这是从你的旅行袋里搜出来的满是血迹的短刀。你的脸色

和举止就不对头。你说吧，你是怎么杀了他的？偷了他多少钱？”

阿克肖诺夫起誓说不是他干的。他说，他同那个商人喝过茶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了；除了自己的八千卢布以外，他再也没有别的钱；那把刀并不是他的东西。但是，他说话结结巴巴，脸色发白，而且害怕得直哆嗦，倒像他是犯了大罪似的。

警官喝令士兵把阿克肖诺夫绑起来放到马车上。当他们捆上他的双脚把他投入马车时，阿克肖诺夫在胸前划了十字，哭起来了。他的钱和东西全被拿走了。他被送到附近的一个城里关起来。人们到弗拉基米尔调查他的为人情况。那里的商人和市民都说，从前他也常常喝酒胡闹过，但他是一个好人。审讯开始了。他受控的罪名是谋杀一名梁赞商人，抢了他的两万卢布。

他的妻子伤心极了，也不知相信什么好。她的孩子都还很小，一个还在襁褓里。她带了所有的孩子来到关着她丈夫的城里。起初人们没有准她会见丈夫。但是经过再三恳求以后，官员们准许带她去见他。当她看到丈夫穿着囚衣、戴着镣铐，跟一些盗窃犯关在一起时，她晕过去了，好久不省人事。后来她把孩子们拉到身边，挨着丈夫身边坐下来。她给他谈了家里的情况，又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把情况原原本本地对她说了。她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上书皇上，请求他别让一个无辜的人平白无故地给毁了。”

他的女人告诉他，她已经向沙皇递了状子，但是皇上没有受理。

阿克肖诺夫不吱声了，神色异常颓丧。

这时候，他的女人说：“记得吗，万尼亚，我梦见你的头发全白了，可见这不是没有缘故的，那天你本来就不该出门呀。”说着，她把手指插入他的头发里，抚摸着他的头说：“万尼亚，亲爱的，对你的妻子说实话吧，真的不是你干的吗？”

“唉，你也怀疑我了！”阿克肖诺夫说着，双手捧着脸痛哭起来。这时候一名士兵来说，女人和孩子都得走了。阿克肖诺夫最后一次向家人说了再见。

他们走后，阿克肖诺夫把刚才的谈话想了一遍。当他想到连他的妻子对他都有怀疑的时候，他对自己说：“看来只有上帝知道真情了，我们只能求他保佑，求他发发慈悲了。”

阿克肖诺夫不再写申诉的状态了。他放弃了一切希望，只向上帝作祷告。

阿克肖诺夫被判笞刑，并发配到矿山上服苦役。他就这样挨了鞭笞，到伤口一痊愈，就和其他犯人一起，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去了。

阿克肖诺夫作为一名犯人，在西伯利亚一呆就是二十六年。他的头发雪白了。一把花白而稀疏的胡子长得很长。他的性格也不再是乐呵呵的了。他驼着背，步履蹒跚，沉默寡言，脸上再也见不到笑容，但却常常祷告。

阿克肖诺夫在狱中学会做靴子，赚点钱就买《圣徒行述》。狱中光线还好时，他就读这本书。礼拜天，他就在监狱教堂里诵读使徒书，参加唱诗班唱赞美诗，因为他的嗓音还好。

监狱当局喜欢阿克肖诺夫温和的性格，同牢的难友也敬重他。他们管他叫“老爹”和“圣徒”。他们要向监狱当局申诉什么，就请阿克肖诺夫做他们的代言人。犯人们吵架了，也请阿克肖诺夫来评判排解。

阿克肖诺夫听不到家里的消息。连他的妻子儿女们是否还活着，他都不知道。

一天，一伙新的犯人来到监狱。到了晚上，老犯人就围住新来的犯人，问他们来自何乡何镇，都为的什么定了罪。阿克肖诺夫也挨着新来的犯人坐在人们中间，神情抑郁，听着人们说话。

一名新来的犯人是六十来岁的男人，个子魁梧，体格健壮，

留着一把剪短的花白胡子。他正在告诉大家他被捕的原因。“咳，朋友们，”他说，“我只牵了一匹拴在雪橇上的马，就被捕了，还控告我偷盗。我说，我不过想骑着它回家快点，过后就要放回去的。再说，那个赶车的还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说了：‘这有什么不对？’他们却说：‘不成，你偷了马啦。’可是我是怎么偷的，从哪儿偷的，他们就说不上来啦。有一回，我倒真的做了点错事，按理，早该上这儿来啦，但是那次倒没有被抓住。这一回倒平白无故地被发配到这儿来啦……喂，不过呀，我说的全是假话。以前我也来过西伯利亚，只是待的时间不长。”

“你是哪儿的人？”有人问。

“我是弗拉基米尔人，我家就在那里。我的名字叫马卡尔，他们也管我叫谢苗尼奇。”

阿克肖诺夫抬起头来，说：“告诉我，谢苗尼奇，你听到弗拉基米尔的商人阿克肖诺夫家的消息吗？他们都还活着吗？”

“他们吗？我当然知道。阿克肖诺夫家原来很有钱，虽然他们的父亲现在也在西伯利亚。说不定也像我们似的，是个罪人！你呢，老爹，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阿克肖诺夫不愿谈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只叹口气说：“为了自己的罪孽，我在这个监狱已经呆了二十六年了。”

“什么罪孽呢？”马卡尔·谢苗尼奇问。

但是阿克肖诺夫只说：“唉——我是罪有应得啊！”他不愿意多说了，他的难友却告诉这个新来者阿克肖诺夫来到西伯利亚的经过：有人如何杀了一个商人而把一把短刀掖在阿克肖诺夫的行李里，阿克肖诺夫又如何冤枉地被定了罪。

马卡尔·谢苗尼奇听着，看看阿克肖诺夫，拍了一下大腿，说：“唉，怪，真怪！你可是见老多了，老爹！”

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阿克肖诺夫。马卡尔·谢苗尼奇没有回答。他只说：“怪啊，朋友们，想不

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

这句话使阿克肖诺夫犯了疑：这人是否知道是谁杀死那个商人的？因此他说：“谢苗尼奇，你也许听说过那件事吧，兴许你以前还曾见过我？”

“怎么会没听说呢？世界上谣言满天飞呀。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听过也都忘啦。”

阿克肖诺夫问：“也许你听说过谁杀的那个商人吧？”

马卡尔·谢苗尼奇笑了，他回答说：“刀在谁的旅行袋里搜出来，那就是谁杀的呗。即使有谁把刀掖在那个旅行袋里，那也是俗话说得的‘捉贼捉赃’呀！你的头枕着那个袋子，谁能把刀藏到那里面去？那还不把你惊醒啦？”

阿克肖诺夫听了这些话，相信他就是杀害商人的凶手了。他站起来走开了。那一夜，阿克诺夫通宵没合眼。他感到痛苦极了，过去的种种情景都涌上心头。他想起他的妻子送他出门、同他分手时的景象，仿佛她就站在面前似的；他仿佛看到她的脸庞和眼睛，听到她的笑语声；他又看到他的孩子们，他们还像和他分别时那样小：一个披着小斗篷，另一个还抱在母亲的怀里。然后他又想起他自己，当时还是那么年轻，那么快活。他想起他被捕时怎样坐在那家客栈的门廊里弹着六弦琴的情况，他当时是那样无忧无虑。然后他又生动地记起他受鞭刑的那个地方、行刑的人以及站在周围的人们；记起镣铐、囚徒、二十六年的监狱生活以及他未老先衰的景况。所有这些，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使他心酸，他真恨不得结果了自己。

“都是那个坏蛋干的好事！”阿克肖诺夫想。他对马卡尔恨之入骨，真想拼出一死来报这个仇。他通宵反反复复地祈祷，但是心情还是不能平静。第二天，他离得马卡尔·谢苗尼奇远远的，一眼都不瞅他。

两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阿克肖诺夫夜里睡不着，苦恼得像

什么似的。

一夜，他正在囚室里踱来踱去，忽然发现犯人睡觉的一张床铺下面有些泥土滚出来。他站住脚想看个究竟。忽见马卡尔·谢苗尼奇从床底下爬出来，神色张皇，仰着脸望着阿克肖诺夫。阿克肖诺夫想不理他，管自走过去，但是马卡尔抓住他的手对他说，他在墙脚挖了个洞，把挖出来的土装到靴筒里，每天出去做工时在路上倒掉。

“别声张，老人家，你也能出去。要是你说出去，他们就会把我活活打死的。不过我会先宰了你。”

阿克肖诺夫瞧着他的仇人，愤怒得浑身直哆嗦。他抽回手说：“我不想逃跑，你也用不着杀我，你早就把我杀了！至于说不说出来——我也许说，也许不说，这要看上帝的旨意了。”

第二天，犯人又被押出去做工了。押解的士兵发现有人从靴子里倒出的土。于是就搜查监狱，发现了那条地道。典狱长来了，审问了所有的犯人，想查明是谁挖的这条地道。他们都说毫不知情。就有知情的人，也不愿意出卖马卡尔·谢苗尼奇，因为他们知道他会因此被打个半死的。典狱长知道阿克肖诺夫是个公道的人，他最后对他说：

“你是一个诚实的老人。当着上帝的面告诉我吧，是谁挖的这个地道？”

马卡尔·谢苗尼奇没事人似的站着，瞧着典狱长，甚至不瞧阿克肖诺夫一眼。阿克肖诺夫的嘴唇和双手都哆嗦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在寻思：“为什么我要给那个毁了我一生的人打掩护呢？让他也为我所受的苦受点惩罚吧。可我如果说了，他们大概会把他活活打死的，再说要是我怀疑错了呢？而且，说到底，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好吧，老人家，”典狱长又说，“把真情告诉我们吧：谁在墙脚那儿挖出这条地道来的？”